三朝遼事實錄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四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莅穉蓊甫較閱

乙丑天啓五年正月　皇帝勅諭平遼總兵官都督同知毛文龍遡登萊撫臣以爾所報奴情具聞朕已勅樞輔督撫諸臣申飭警備念爾海外孤軍尤關犄角數年以來奴未大創然亦屢經挫衂實爾設奇制勝之功朕甚嘉焉茲特賜勅諭爾其益鼓忠義悉殫方畧廣偵精間先事伐謀多方牽制使奴狠顧而不敢西向惟爾是賴其所需器械已着該部即與餉臣酌量接濟朝鮮形勢相依恭順素聞已諭中外所請先

𨍭王封聽行國事尚需特遣以荅忠勤爾其宣示朕意俾與爾協同心力以制狡奴軍與有年兵機宜審爾及將吏酌審情形便宜從事務殄寇逆用佐天誅朕不愛異數以酬爾將吏欽哉故諭

兵科陳維新題令日在藉名賢如王在晉之績識通猷識者共仰其出蒼生倚以爲安伏祈立賜起用則舉錯公而民心服矣○大理寺丞徐大化題稱科臣陳維新所舉王在晉等俱矯矯名賢英英物望臣不敢再賛云

二月大理寺丞徐大化疏云臺臣李蕃曰始終顛樞

輔爲裴度斯言殊有深味臣又進之曰始終顧爲韓范夫賞必以功爵必以漸古今用人之衡量也有如無尺寸之功而遽膺推轂之任此自漢淮陰以後一人而已今幾三年何不見有淮陰之分毫也且倂尙方之劒與樞輔等則權不得馭矣無寧留餘地以存節制徒使驕蹇自矜道臣不得關其說監軍無可效其謀則亦始事之過也　國家不幸有喪師失地之事人臣公憤義不容已何乃聚黨十餘輩横身營捄手握重兵之輔臣何以呼之卽來不奉詔而至黨人之力至此極矣不可復加矣

旅順 收

當時秪知重將權不知所任之非將也將非淮陰尚方劒何可輕假久假不歸權在總制巡撫上矣同一劒也經畧以之振兵餙紀總戎以之招賄市權遼事孰舛於斯督師閣臣不奉　朝命直抵國門震驚大內夜半　召樞臣奉　聖諭逐還山海取司官孰結抵逼而　聖意乃安其始而行邊也孰趣之旣而還關也孰召之樞輔事事率意以行裴度韓范其寧有此耶

三月兵部題自奴酋煽禍遼土沉淪而南四衛屏翰之邦悉屬腥羶戰爭之地惟金州東聯海蓋南近登

萊爲奴之防我所必爭亦我之伐奴所必取遊擊張盤以孤軍雄據其地而兵力單弱旋爲奴兵所攻退保旅順欲圖恢復而孤懸不可恃也登撫前議城南至旅順口一百三十里三面距海惟北面狹東東西相距僅十里許挑斷此地引海水以自固設墩堡以防守則百三十里沃壤可屯可耕即可團聚遼民數萬人金州以南旅順以北遂成不拔之基已經覆議允行間戶部會議減登餉十萬兩該鎮因挑濬之費無所出尚未舉行胡遽有旅順之失乎張盤駐師旅順朱國昌駐師長行島曾有功駐師三山島皆毛帥

所撥守百里碁布鼎足傳烽自以為可保無虞以待三方與師為聲援何物奸弁如曾有功者不奉撫鎮之命擅約張盤朱國昌破士與工及二將至而有功違約不來即有虜騎猝至重圍我師張盤力戰被擄朱國昌罵賊陣亡惜哉忠義之將為有功誘陷一至此也奴兵復至旅順破城殺將血塗遼民之慘不忍見聞曾有功潛匿四日坐觀諸將之死竟不出一師為救援又扁舟至旅順長城焚其火藥擄其婦女細觀前後情節有功之罪上通於天矣應行登撫會同毛鎮設法擒捕立正三尺張盤之被擄必無生理死

節之朱國昌俟登撫查報從優議恤逃難遼民流離
可憫通應亟行賑濟者也○奴破旅順遊擊林茂春
等邀擊其歸路斬獲有差
工科郭興治疏樞輔慷慨視師之時豈不欲唾手三
韓功成一戰乃 國家歲供百萬之餉養十四萬之
衆財盡民窮莫知所終始况又不盡入征戍之腹徒
半充貪弁之囊夫剝百姓之膏脂供此輩之吮吸人
心不平軍民疾痛故今日之事輕言 召回樞輔非
計也重言 召回樞輔亦非計也惟祈 勑大小臣
工從長商議勿持兩端含糊莫决庶事體畫一料理

冊封朝鮮

有人以戰以守恢復可望矣

王在晋起南京吏部尚書

聖諭毛文龍朕念遼土未平逆酋鷙伏尚稽築勲時懷旰食惟賴爾文武大帥殫力竭忠設奇制勝埽清夷氛用雪國耻匪頒厚賞何勵純忠爾提孤軍駐窮島將兵時出奇捷屢聞使逆酋狼顧未遂鴟張已三年矣惟爾之庸朕寔嘉尚又思各將士僇力行間暴露良苦朕曩於督師輔臣有錫賚矣茲遣內臣司禮監督文書內官監太監王敏政忠勇營副提督御馬監太監胡良輔齋捧詔諭冕服冊封李倧爲朝鮮國

王道經皮島特賜爾銀六百兩大紅蟒衣縀段紵絲一百二十疋畀爾以備賞功之需爾尚益矢壯猷秘籌勝筭結聯屬國獎率三軍資我全鋒制奴死命使封疆克復即帶礪可盟朕不食言爾其仰體欽哉故諭

按新餉額放折色山海每月連馬乾用銀二十六萬三千九百四十六兩薊密永通天津每月用銀八萬八千九百六十三兩計一年共該四百二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兩今東兗登萊解運計一年該用六十五萬兩又山海本色計米八十五萬八

千一百七十八石除截漕外餘該用銀五十三萬
四千二百九十兩計豆六十一萬六千四百石內
除屯堡高粮捜括外其餘該用銀三十一萬七千
二十兩計草三百萬束該用銀一十六萬八千兩
計米豆水陸運脚價該用銀三十六萬三千八百
兩以上合本折計之通共銀六百二十六萬七千
四百四十兩去年額外代工部發山海器械銀十
四萬又代兵部銀七萬發毛帥而去年之額外代
工部發山海器械銀五萬黔中供應支廣東銀二
十萬不與焉及查新餉派額除湖廣四川雲南廣

西二半收黔餉外實該解部銀三百六十四萬兩新增鹽課蘆課鈔關約該銀四十三萬及省直襍項約該銀一百八十萬又遼東舊餉三十萬兩以上共銀六百十四萬即令全完已虧額十二萬七千四百矣乃核其實到部之數自天啓四年止僅共解四百四萬三千六百兩又浙直等處扣買米豆登萊處新兵備用約銀九十五萬共實得銀四百九十九萬三千六百兩零其餘總計一歲額欠遂至一百二十七萬三千有奇矣則加以額外出辦之四十六萬不欠豈無一百七十三萬餘兩乎

御史崔呈秀題稱當奴酋犯順之日諸臣言兵食煌
惶兢爲危急之談及奴緩亦與之俱緩曰爲結黨排
正之計職業不修漏舟甘處殆至臨渴掘井則何益
矣榆關何地樞輔何職身肩重任屢疏告休關門兀
坐豈奴酋乃臥理之所能奪其魄乎至於恢復之議
不過寬　皇上東顧之憂耳七年之教未能一日之
用何望紙上空談口中浪語實爲誑　上爲欺　君
職之所不忍言賈誼所爲痛哭流涕長嘆者也
四月御史張鑛疏稱空言騙官利口卸擔之閻鳴泰
褫職原不爲過而乃聽其解綏回籍逍遥晝錦致令

說鬼說夢之曹即借事揄揚圖燃既灰之灰又如陶朗先劉國縉賍銀又經計部題　准抵還軍需然非嚴責撫按恐終付之逝波又如何棟如一案拔臣梁之棟查勘已確尚未見作何追解其究必至於　朝廷之賞罰無權言官之糾彈不靈上下相蒙養成頑鈍之世界天下事尚可爲哉

戶科孫紹統疏云三韓淪陷寇逼門庭邇陳十餘萬之師於揄關詎不欲一舉而殲茲匪茹奏捷恢復然恢復之事如其知彼知已能戰能勝我備而奴不來奴來而我能禦昔日聞風披靡委而不守之城果能

科抄

進一處隨守一處制奴而不制於奴旦夕底定可期
一朝夷氛全滅雖　國家虛耗已極或發帑或權借
尤可辦此幾百萬金錢一費永省誠爲上願如其風
鶴之際兵心未堅攻取之間反爲奴乘而且未有變
計日侵紙上之兵徒作谿壑之塡是江河實漏巵必
不得之數再一二年奴戈不必西指我　國家不知
如何景象矣
吏科玄默糸兵部尚書趙彥以山東開府幸妖民之
亂起躋樞莞之職撫臣身任地方先事不能剪遏亂
萌臨變又復妄殺無辜謂爲罪案可也即以功罪相

準可也乃受事以來與職方郎中方孔炤毫無善狀
武官非賄不陞其子開倖竇近日開鞘賄金之事業
已昭昭在人耳目真令人愧死無地矣○御史王琪
參趙彥以妖功而獵宮保邀賞世廕受恩已過厚矣
登司馬之堂未見嘉謨可佐邊防惟側聞長安喧傳
有謂陳獻謨許武元開鞘盜銀曾賄送本兵千金者
有謂本兵曾批執照許令二犯開鞘者使非緝訪之
嚴發覺之早不幾委 聖恩於谿壑乎以司屬邊關
具瞻之一彥而本之不清雖欲邊無債帥將不剋軍
賊不內犯不可得矣○九卿科道奏

聖旨會議樞輔去留

吏兵部等衙門會議得樞輔三年之內東夷蟄伏西虜獻琛疆圉敉寧允稱壯猷勞績詎可泯乎乃議者不勝緦緦過計謂兵有逃曠而不可問不有養癰之憂乎餉委逝波而不可清不有沃焦之憂乎將士猜忌而不奮迅不有風鶴之憂乎然以樞輔得君專而任久兵之宜餉宜練固其素所規畫者餉之宜減宜增固其素所裒益者將之利恩利威固其素所節制者操之縱之慮無不可咄嗟立辦但恐自此遂無變計則轉輸苦于不繼而踈虞出于意外不能不煩當

國者深長慮耳　皇上倚重樞輔無請不應屢奉
聖諭奏凱歸　朔煌煌　聖謨宜竟成功況地稱臨
敵時在防春一切舉動未可輕易伏乞　特頒温綸
獎其前功更圖後效兵之老弱者汰之餉之虛糜者
清之將之疲惰者斥之俾轉輸不困於司農而征求
少紓乎民力尤樞輔衛　國之忠謨舉　朝之仰望
於樞輔者也奉
聖旨樞輔慷慨督師志切吞胡今未有底績何可驟
即召還關門重寄簡將汰兵清餉相機進止皆樞輔
之責便着速出任事整理軍務恢復防禦不得他諉

戶科郭興治叅方震孺奉
聖旨方震孺黨比熊廷弼失陷封疆削籍爲民逮治
吏科黃承昊言遼事國計空虛有朝不謀夕之勢豈
堪持久兵多潛竄餉全漏巵司農方懷衿肘之慮而
海內已見皮盡骨枯之狀若守此而無變計數年之
後不待犬羊窺關方爲大患又恐脫巾之戍卒斬木
之窮民皆是起而爲我難者安得不爲之寒心也職
謂必嚴核兵餉廣開屯田然後可以持久而其要莫
先於選擇將領蓋兵精則一可當十十可當百兵減
則餉省故曰練兵即所以省餉將得其人則一切練

此後俱糾馬世龍疏

兵決兵彼自有勝算何煩　廟堂之上總總過計即
工科虞廷陛疏今日第一着數莫重於當關第一担
子莫重於樞輔年來兵餉掣肘揀將用人之際每推
誠相許恒不得其用如大將馬世龍人謂其魁梧體
貌似亦一望偉然顧昔日起家何績今日攀玉何功
常賜　廷臣率咨嗟相對虞不克任職留心潛訪更
聞嘖有煩言當此危疆呼吸干係　宗社安危非眞
正謀勇相兼出人幾步者恐不足提三軍之命操閫
外之權此又成敗安危與樞輔相終始而何可不愼
之向者閹璫泰占括任事旋以虛恢見罷至於勤

王仗鉞豈宜輙許淮渰又何必三麾並樹使權掣而費糜哉

戶科薛國觀疏榆關何地今此何時一懈弛寃將欺蔽而莫可挽回即撫道豈不欲極力整頓精心綜核閫節制無權動作有礙竊恐日玩月愒將帥褻心於戰鬪曾歲月之幾何堪此優游稽誤也○浙江道莊謙疏頃年兵多虛冐餉盡侵漁甚至秉鉞者徒懷責官鬻爵之私登壇者全無枕戈待旦之志嗟乎是誰司鎖鑰獨不爲之寒心哉諸臣議兵餉職請議樞輔之去留此何時可容貪庸剛愎之輩爲之將得其人

然後可簡兵清餉於張撻伐而勒鐘鼎斯無負
皇上春留樞輔之意耳
五月御史門克新疏自三路敗衂遼陽奔潰以後孰
有能戰者後口進兵皆欺人惑衆以飾觀聽而所用
者守之一念也夫守則守耳兵多則不精餉多則難
繼時多則變生此數萬之衆聚之一關樞撫二臣聚
之一隅有此馭敵之法乎計莫若汰冗兵而募欵將
也○御史李燦然疏云向者趙南星柄政有耿介不
阿屹如山岳其當年百折不回之槩眞足以障狂瀾
而挽頹波爲　國家柱石者項　聖明乾斷起王在

胥等諸臣真可謂端方偉品足當明堂巨棟矣海內臣子孰不首額稱慶乎

六月御史何廷樞題遼土且戰且守則樞輔不宜卸担故恢復封疆之寄重矣但彈丸草昧關撫並臨雖萬無不和之疑終作兩姑之婦似宜歸併責成使之久任成功然後不負非門鎖鑰矣

遼撫在關每事不能專主況閣臣寵眷有加旣不能如督師之尊重馬世龍尚方在握又不能如總鎮之威嚴𢩦城之中有三大焉督師足矣又奚以巡撫爲哉

兵科陸文獻疏稱太將馬世龍五載行間原無所豎
一旦 上方假以節鉞而登上將之壇集十五萬之
兵於塞。用七百萬之金錢以餉之可謂非常之寵矣
計宜發憤殲奴滅此朝食以報 君父以答知巳不
謂虛具表儀全無紀律貪穢之形久着。彌縫之術偏
工。餉爲養兵而設。不用以享貔貅而用以肥囊槖。多
官之用多金之入也。毎千百之口難防矣。兵爲防禦
而設家丁不以禦寇而以爲寇指揮唐堯通判柯仲
烱其被刦之尤者昔奴在千里今奴在几席將與軍
俱有狼吞虎噬之形平時無挾纊投醪之恩臨事豈

有赴湯蹈火之勇。何以籠盖十五萬軍諸將領之上
古有街亭顯戮無損武矦之重樞輔孫興言而更置
之何難作諸將久弛之氣而一新壁壘之色乎。武官
在轂下求安。每藉朘削之利。文士在隙中相鬬爭談
出塞之功。徒以倉皇戶耳僥倖一戰則亦河西之故
智已。

御史張鯉題　關上馬草每草一束折銀七分兵得
其四官得其三銀皆囊橐而馬任倒餓弗問也從來
紙上虛兵以至家丁之占役各軍之買閑差遣之影
射種種獘端難以枚舉善乎職同官楊新朝闗兵養

驕一疏切中關門之弊也○戶科周洪謨題稱樞輔當關三四年於茲矣徵兵徵餉竭天下之力以養十餘萬之衆犂庭掃穴望眼欲穿而不聞一展玅筭有確然之議爲刻期恢復計者樞輔受皇上之殊恩膺海內之重望無俟傍人贊決然職竊有慮焉一營而數將十羊而九牧懦怯者媮旦夕之安以飽其腹勇悍者增瞻顧之心而索其氣不陰不陽若進若退夫奴酋悍而且狡我緩則彼故急我急則彼固緩而我徒奴緩亦緩奴急亦急以墮其術中去歲航海既窺覘領令又發遊兵於寧前歸義之間事在必爭乃

旅順一城一簣未築而虜騎突衝張盤不保萬一奴
心叵測席捲前來樞輔自揣能站得定殺得去否切
不勝杞人之憂矣伏乞　皇上申飭樞輔并撫臣道
將切同舟之誼各剖心捐軀有死無貳以報　陛下
至若樞輔自做樞輔事不得留熊廷弼爲活案廷弼
自服廷弼法弗再商樞輔以解分職又不得不再三
言之者爲　國法爲封疆也○御史楊新期題稱寧
前數百里城堡幾何大師數萬屯駐何所兵即有之
當亦歸附遼民就食無數者耳可刻之行伍見敵不
驚潰延之前茅衝鋒取勝乎如未也則當令兵歸士伍

背我戰陣民歸農田事彼稼穡待機會乘再圖大舉無認四百萬爲固有按季取盈今遣帥馬世龍且憤然　請　調關前一任點查何驕蹇無人臣禮也夫億萬億千花名非旦夕可竟年貌疤痣寧用乙分明令珠連環轉則數萬化爲數十萬各軍有信地分布此數百里閒當令監軍司帥諸臣各於曠野約日齊點務期一日而盡以防冐名無數如官不足用則取就近道府州縣精明各官尅月尅時勿相參錯勿謂十數萬兵便可挾人以莫能稽核也○御史王珙題稱廣冐莫甚於榆關兵多積老累弱十未得五戍卒

菁無安土之期客兵益切故鄉之念稍有聲息得不爲賊足矣安望其不潰哉故今之餉已爲關門消耗殆盡若兵則力疲心渙未可漫言大舉且怨望思去正宜汰簡汰簡之法當分戰守屯爲三等而粮之厚薄即因之所餘老弱去之務盡則强者捍禦弱者固圉疆埸無一虛糜之人　國家省數十萬之餉從是生聚教訓漸圖恢復以成目前穩着夫亦何不可爲而乃悠悠忽忽尚思渡河以人國僥倖也竊恐所關重大慎無易言可矣昔職承乏華陽寺臣顧造語職以關門之役謂爲好大喜功行私罔上靡財蠹　國

終必焚身蹶嘗心服之而卒無不驗固知為人臣者果從封疆起念不為名利薰心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

七月戸科陳序題邇來將帥忠勇無聞訓練罕睹即飽食而不思啚報若此不益重其玩弛也耶目今瀕暑漸去轉盼秋高胡馬正肥防禦計將安所且奴非無意忘情於我者聞在三岔河一帶地方高築長墻此其意欲何為一則扼我哨探使不得窺彼蠢動情形一則欲長驅而恐西虜生心餌其后耳迨門墻完固一意西窺未可知也又有縣兵十萬西虜迫却之

說我聞戰守不能寧無恐哉○直隸巡按洪如鐘題
稱榆關官兵自四月核實而後稱一十二萬有奇馬
騾四萬八千有奇每月該領餉銀二十萬兩而四五
月加草折銀尚不在焉本月二十五日接關撫喻安
性揭謂中後所軍有食野菜中毒而死者有因饑竊
逃獲而梟示者以至奴酋點十萬之兵傳於與水西
虜點數千之衆迫於近郊職驚怖不知所爲惟有進
撫臣之揭具牘上陳而已
兵部覆兵科陸文獻疏云張盤失事於金州曾有功
貲爲內謗而奸宄之伏于蕭墻則海外之釁可慮揭

竿設防於沿海毛文龍正藉應援而成局恐壞於擾
亂則登鎮之釁可虞薊門為神京左臂各隘之設險
飭兵豈滋糜耗而舊督久已灰心新推又未叱馭轉
眼不慮秋高乘榆關宿重兵十數萬馬世龍受鉞登
擅妬何隆遇而虛冐已經彈射凌厲更費調停諸將
不慮效尤乎此皆掩耳盜鈴上下相習為塗飾徒竭
四海之膏脂罔聞三方之結局此科臣痛切言之以
襄撻伐之一助也伏乞 嚴諭責成樞輔及該撫鎮
等官各振奮精神力除踈玩至如馬世龍則宜痛自
策勵上報 國恩下終樞輔之知遇毋謂人言不足

恤也

兵科陳維新題稱職竊祿兵垣痛心廢箸若馬世龍通國知其必壞而職有知不以上聞如封疆何如縱卒劫盜一月十一案而世龍內丁輒有七案四十犯焉又百計庇護致州縣不敢捜捕苦兵之患甚於苦虜如此而欲使兵獲實用胡可得也又輕率收降以致奴兵穕處致令探息颺去不思詐降奸細向來奴狡惟此柰何慕納降之虛名而甘惴惴於內地不測之變此之關係尤非渺小嗟嗟世龍縱忽若此貪饕若彼才智既無一籌朘削已工百出摳輸一腔熱赤

志切吞胡初欲隆武臣之遇以重專權不知房琯雅以功名自負一用劉秩而萬有餘衆天下諒樞輔之心而轉恐樞輔之心未盡白於天下故賊來旣無足恃不來而歲費十四萬之兵四五百萬之餉可再堪一二年否今日出屯錦義明日出屯寧前又恐進逼之虛聲祇爲挑釁之實禍萬一輿水之十萬果眞西虜之數千果逼戰法守法兩者安據職何得不中夜傍徨願樞輔之早決成局也

八月吏科黃承昊疏云憶壬戌之春奴陷廣寧　京師大震挾貲去　國者趾錯于途挈家還南者肩摩

於道。　主上焦心臣僚束手惴惴乎有朝不謀夕之勢。此等景象宛然在目前曾幾何時而遂泄泄若此也。我　皇上年來未嘗不以東事爲惓惓特以當閫有樞輔今樞輔所信任而係命之大將乃一馬世龍夫世龍之驕悍奸惡屢掛彈章更聞其躭於聲色漸成臃腫。如是而望其斬將搴旗以禦勁敵不亦難乎蓋舉　朝皆知其不可用而樞輔獨信之不疑或者樞輔有獨知之契如蕭何之奇韓信也者但恐世龍悞輔臣輔臣因以悞　朝廷祇自誤耳夫以　祖宗百戰艱難之天下竟係命於驕懦之馬世龍而無更

變不以 國家爲兒戲爲孤注乎今日事勢如同坐漏舟之中燒爐之卞人人知其必危乃人人狃目前而忘遠慮臣切爲 陛下危之伏望 皇上自爲社稷計急與閣部大臣共商安攘之策無貽後悔可也

奴陷廣寧中外仳傶景象人所共聞共睹晉出鎮關門旋修武備撫安西虜邊疆寧謐樞輔自請行邊任用匪人兵虛將惰貪黷之風一倡負緣之竇靡塞尚猶誇大以飾聽聞其寧免衆口之抨擊耶

御史安伸題稱遼疆久淪奴患叵測揄關戍事 皇上實一一委之樞輔即屢有指及馬世龍者而樞輔

獨信其可使　皇上重嚴其責成則力去虛驕脧削
之習猛奮秣馬厲兵之勇當不俟終日矣況奴之請
和最狡我之收降更愚儲邊才以需后勁實不可不
預圖焉宋時金兵引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
綱獨以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此時而有奮不顧
身任天下之重如綱其人真社稷之臣也即以應金
甌之枚卜作禁中之頗牧可矣

兵部為營軍鼓譟奉

聖旨是便行與樞輔轉行撫道各官嚴查首亂梟示
其激變情節係何將領另行勘明具奏封疆之臣最

要體恤軍情恩威兼濟若非平日基怨豈得以馬乾給發少遲頓起鼓譟以後有仍前播虐尅扣的樞輔不時參處待秋防事竣樞輔亦不宜久暴於外仍移任關內關外宿兵與各阨塞防兵衆寡酌發不得獨少致有踈虞

鎮撫司爲緝獲事奉

聖旨熊廷弼失陷封疆難逃三尺藉名陽心克胆大乃與其子出入監禁營謀叵測即其授受妖書演習兵馬不軌之迹顯然着送刑部從重擬罪

大學士孫承宗題川湖兵極難約束四月中有前屯

戢武營之紛譟七月以來寧遠遊擊徐璉報稱所統川廣兵繞寧前道呼號矣松山叅將樊應龍報稱寧武營所統南兵閉城門矣又報喬桓所統武中營係去年招募三月抵關迄今未領一錢衆心徬徨仍作偶語乞念危邊將餉銀立賜給發庶人心可定臣臥病右屯謹力疾以請〇關內道劉詔報樊副將受兵凌辱行李盡搶將官周鎭盛忠亦被挫辱乞將見在銀粮速爲給發〇戶部主事楊呈秀揭據寧前道報川湖兵以索餉殺人毆將結隊不散葢因馬乾二三分之短少槩稱三月無餉非職全未給與也若不預

呈或疑職不速發取禍非輕不得不一言以明之

軍中缺粮則兵餓死缺馬乾則馬倒斃止缺馬乾三分兵何以譟益樞輔急欲進兵兵畏出征藉口索餉為逃散計而以為饑軍鼓譟則近於欺矣甚矣邊兵之難御而樞輔之不度時審勢也

以張春為永平道兵備僉事 志叛始也

春歷任至戊辰加銜久任謟事魏璫奸險兇悖在晋為本兵 召對面奏春惡再上疏糾參奉 旨逮問反被其糾黨馬世龍茅元儀等陰賂言路攻擊晋解任歸里春僅罰秩三級旋加太僕監軍樞

輔長山一敗春叛降奴代其上疏請和大爲中國之辱

兵科羅尚忠題稱樞輔當關三年於此矣以爲有罪則數年拮据關門無恙也以爲有功則恢復全局依然未結也馬世龍何人斯偃鼠之飲業已滿腹更何所求而不驕且貪耶據臣所見聞殊有出人意表者總之樞輔於世龍至此亦莫可誰何而信匪其人所傷實多其象爲比關事日壞兵則有兵豪馬則有馬耗其象爲蠱爲將領者恩不足以結兵心威不足以攝士志其象爲渙爲撫道者肘掣而莫克展其技見

異爾無自關其忠其象爲聯司農與餉司爭餉中樞與關門爭兵其象爲訟舉。朝亦明知事之必壞而苟且偷安。亦明知人之不可用而姑倚以爲親其象爲需。夫然則奴來而窮於應。奴即不來而窮於供。國家於是岌岌乎有困之象矣。言路交章不啻纍悉豈大帥近狀舉朝知之。樞輔獨未之知耶。恐樞輔他日無以處世龍。並無以自處。故願樞輔之熟思而猛省之也。

工科顧其仁題稱東圉有事已八年矣奈何日日延捱事事破壞揆厥所由焉世龍尚可一日容於堯舜

之世乎世龍名爲大將軍實乃真罪孽樞輔意所欲爲必授其指於世龍遂迎而合之樞輔曰此先得我心者也而且爲神授而且爲意膗以故世龍全副精神不用以練兵簡將而用以獻媚行私通身氣魄不用以殺賊殄寇而用以嚇人攫利稍有所桀即轉達某可參將某可遊擊不難總戎而侵司馬之權意有所營即託言某宜駐札某宜恢復不難置重臣於極危險之地甚者撫收降賊明留臥榻之虎狼藐視中丞塘使同舟而胡越其他罪狀罄竹難書　皇上嚴責樞輔如馬世龍必不可用即與尤世祿王世欽等

緊行斥逐將兵馬器械等項整頓料理件件妥貼莫
再輕言恢復輕離門庭山海可恃無虞　神京亦免
震動矣
御史陳世埈題稱慨自遼左淪亡中外震恐　皇上
以閫外之寄推轂而授之樞輔樞輔以國士之知推
心而委之馬世龍天下之安危係之今樞輔之巡行
也饑兵所在紛譟告矣馬世龍終以屢　旨策厲留
矣夫兵而饑六月前之解餉何居餓而譟數年來之
訓練謂何聞以兵而割參將之耳何止譟也聞姧弁
主使兵譟以要挾何止兵也且獨譟於樞輔出關之

後廵歷之地亦匪僅以餉也猶今日歷中前明日歷
寧遠明日歷錦右當此秋防督此悍卒奴有輿水十
萬之報穆駐瀋陽之報聯結西虜之報渡河西犯之
報萬一乘間掩襲如旅順故事驕悍貪罔之馬世龍
能統遊棍賄買之偏裨卒二萬象人塗馬之兵銜鋒
陷陣乎世龍暴横凌蔑撫臣撫鎮已有水火之形他
日恐作玄黃之戰此樞輔之入關萬不可俟秋防竣
事若足餉止嚣已奉　嚴旨不敢贅矣
御史周昌晋疏稱職閲邸報見關上川湖兵因索餉
挺刃迫道臣之門而松山杏山之兵亦復煽動樞輔

與撫臣疾呼請　命餉司曲爲給發僅得解散以如是之兵而猶出關至右屯至寧遠謂乘其銳乎擊其衰乎或移兵以就餉乎知兵之不可戰而第言進勦以謝　中朝之口實士卒苦於暴露馬匹疲於道途轉餉愈遠取數愈奢徜徉數月便可按轡入關曰吾餉不湊手也此其心路人知之矣鎮臣馬世龍驕而且懦朘削無厭凡部伍中無骨氣者既蝟趨承以奉敎即有才力者亦不能越阿堵以自竪舉　朝知之而樞輔若充耳也或者期許之過慮傷知人之明且繾綣之深內牽難割延㒸姑爲是隱忍不能共功名

聯與共富貴乎不知纔縱入手羽翼已成今日樞輔
之精神命脉已有不得自制者前之請科道出關點
兵猶是謾語相欺今之聚衆索餉直以危機相挾矣
職故憂將之不能用也嗟乎玉關人老燕然未勒以
積老積苦之身處不進不退之地用極驕極懦之將
成非戰非守之局　皇上無徇情面以悞　朝廷也
御史汪裕題稱月者關餉告匱內外參差司兵不知
餉數司餉不知兵數以致解不及期給或非額而兵
譟一二先倡千百隨和環繞道門露刃結隊將官不
能行法惟叩首流血以求解散嗟乎如是謂之兵乎

不用之禦虜而更以滋亂乎如是謂之將乎不能以約兵安望以平虜乎大將臨敵誠不可易第英雄之謀畧未彰貪横之形跡屢露何論有負　皇上之推轂並樞轄節制之體亦為不光伏望　勅諭樞輔任將勿紆意姑容練兵必嚴加節制斯曰戰曰守有堅而無戰矣○順撫申用懋奏薊鎮自東而中而西恊營有三路有十二關口有一百五十餘處邊長幾一千七百里先年督臣譚綸總理戚繼光之舊一一可攷循其舊蹟邊事儘可支撑條上吃緊八事曰酌緩急以均調撥議舊餉新餉以示畫一撤回班軍以

勤修築裁南兵將領以省繁費久任將領以課實蹟弭內盜以安其生寬徵輸以紓其力議處馬戶以示休息奉聖旨八欵皆安攘石畫該部從長酌議具覆

前鋒營總兵魯之甲統領官兵於二十一日右屯衛起行會同錦州駐防前鋒營參將李承先俱於二十五日抵三岔河原奉馬總兵傳調各營遊擊金冠等船隻限二十七日作事累差兵在二家溝催探並無消息魯之甲見大船未到用小漁船六隻每隻止渡七八人不能多渡先發該協千總馬吉周守禎等統領有馬官兵二百五十員名李承先發過軍備張文

舉郝自演等統領有馬官兵四百五十餘名生員劉
伯鏹帶領回鄉難民二百三十名各過河先往耀州
總兵馬世龍於二十六日自右屯起行次日抵柳河
口見會李二將已發兵馬過河隨差之武營都司張
邦才統領後勁左右并衝武營及該鎮標下兵前往
耀州應援會李二將先於二十八日帶鎗砲手八百
餘名過河在東岸洲子鼎設備營壘結聯葦橋進兵
赴義難民周生員等數萬止候探丁至城便將叛將
奴賊擒斬及至耀州攻城奴早知覺烽火一傳伏兵
四起我兵旋散賊兵追逐到河會李二將營未下之

葦橋未成賊賊突至連放數砲李承先亦手執鳥銃打死數賊因泥水深陷頭中二刀面中一刀身中一鎗而死曾之甲亦被殺傷相繼投水而亡中軍錢應科亦落水而死○大學士孫承宗奏關外哨探巡河陷沒大將奉

聖旨馬世龍調度失宜輕進取敗軍法具在姑令戴罪立功樞輔身膺重任着一力担當督撫道將嚴加守備務要萬全不得屢疏稱病

按陸兵可以程計水兵不可以日計水陸約期於二十七日舉事水兵並無消息世龍料理如此焉

得不敗耀州非奴酋緊要地勝亦不爲功矧大敗
耶○關內道劉詔查報督之甲原爲東哨接渡難
民其欺罔之甚至此
兵部題稱先據傳聞樞輔馬鎮守率領兵馬渡河攻
海州等語本部看得今秋防正嚴西虜已顯肆挾逞
而奴酋又久蓄狂謀內地爲急渡河之舉萬不可輕
動業馬上致書樞輔并札行馬總兵急宜停止還當
回至錦州講折西虜嚴爲防禦去後頃於初六日早
據山海傳言馬總兵令李承先等領兵過渡目已領
兵西旋被奴將官兵盡行殺傷等情聞之不勝驚駭

夫在我戰守向來原無實着豈可輕動過河今桃奴
奴酋殺戮官兵致開大釁萬一奴騎乘此長驅則寧
錦等處能保其無虞而山海關城係於安危極重前
閒在關兵馬甚少又何恃以守乎合令總兵馬世龍
速將關外各兵急選精壯者多方調守關城加意禦
防務期萬全毋得仍前忽視致悞大事自干軍法也
巡關御史洪如鐘題柳河陷沒之故分明誤聽奸細
據賊歸　天朝之語以貪必不可成之功乃不度彼
已不審進退貿貿兢渡直趨耀州欲僥倖以掩其不
備而不知已落奴彀中矣以致伏兵四起堅城在前

大敵在後狼狽失措張皇奔北半爲追殺半爲淪沒如驅羣羊以餇餓虎其悲慘慚憤可勝道哉夫遼事之不能進戰也人人皆知之人人皆言之即職曩者關門師久餉窮一䟽亦有毋張恢復之名毋忘固守之實之言況屢奉明旨申飭而竟不遵也頃職在關門樞輔自右屯遣職書職因勸其入關更以重臣處危地恐非所宜爲囑葢以兵不皆精壯堪用而布置遠地備多力分皆屬可慮故職備汰兵馬䟽中曾及之且閫其人必不和事權不一上下相蒙彼此相忌又有西虜挾賞往往於寧前各處作梗正恐奴來

脚跟不定力不能支柰何奴不來而自送死焉喪師損威虜益生心冒進喪敗者雖云馬世龍使魯之甲等為之而之甲原守右屯者世樞輔之駐右屯亦匪朝夕豈其無所商度而一旦為此無田單復齊之力類馬謖自用之愚其敗宜矣

遼東罷巡按邊事總屬巡關稽核關院此疏深切著明其言遼事不可戰與晉言脗合樞輔整頓已三年矣戰而且敗當經撫潰敗之餘便啞晉之不戰此時何可戰耶晉在關人心和事權一所以保守殘疆漸圖恢拓癸亥以後關內外另是一番光

景矣樞輔身在右屯督之甲由右屯差遣失事而
諉罪將官何其無丈夫之氣也

兵科李魯生題柳河覆沒羽書旁午樞輔有疏鎮臣
有報槩其指歸只一回護道路所傳有劉伯鏹者報
稱四五千任在耀州虜兵不滿三百我師過河遺民
既殺王子殲其衆以歸當事者輕信便欲邀此奇功
以為撒手之局而不知其中敵人之計也兵至城下
寂無一人城上鼓掌大笑四面伏兵盡起我師奔逃
無敢恋戰有言喪官兵幾萬姦馬數千者我氣既喪
戎心益起大兵壓境岌岌乎有齊重門限之處乃

東方之禍害愈甚樞輔之告病愈急輔臣獨非人情而善病至是耶○工科陳胤叢題頃柳河之役樞輔當我兵新挫之餘人心未定之日宜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成敗利鈍生死付之天命人情不平則奮夷奴之計陷我軍窘辱　天朝樞輔得無有奮心乎事有弗如則耻逆臣承芳中華無有與之肩者樞輔得無有耻心乎嚴關安　神京亦安即樞輔之廬舍亦必安不然退處何地急欲卸担保全於一身得矣而以大事遜人即寢食必且不寧而入里亦覺無色顧樞輔憬然動念也○戶科吳弘業題馬世龍徼功失

事樞輔特疏參之諸臣屢疏劾之奉有　明旨差御史從實勘明具　奏以憑處分忽奉　溫旨諭以不必以小挫自阻且望其嚴備禦而蓋前愆噫是不惟樞輔獨任偏聽悶悶昏昏俱被世龍顛倒併令　廟堂之上威命靈爽反反覆覆又被世龍顛倒矣夫封疆利害不論所失之多寡當論所係之輕重使奴衆乘此敗衂渡河而西長驅直搗則銳氣先喪風鶴皆驚不知誰爲堵截誰爲應援世龍之肉豈足食乎而但謂之小挫可乎卽樞輔素偏護世龍已知其神氣俱銷號令不行無能爲矣尚望其嚴加備禦使奴酋

聞之不輕我　中國之無人一至此乎。職請急下
明詔着令世龍暫解兵柄聽勘明處分斷不宜濡滯
不決再貽疆埸之誤也
從來武弁作用無有如世龍者反覆顛倒。任其簸
弄總由虛兵尅餉線索通神邊事大壞實自世龍
始。
貴州道張樞題職見樞輔有哨將巡河陷沒一疏不
覺驚汗浹背毛骨悚然因嘆關門事急矣大都今日
之計守關爲要須設重兵於此以爲堅壁固壘之用
其寧前錦州雖不可虛無其人亦須斟酌量移不可

使前出而後空也至於軍中糧餉絕不可多積遼地以防藉寇此關門根本之慮而遼瀋已事之鑒也○貴州道楊春茂題鎮臣馬世龍等纔一渡柳河而覆軍殺將慘不可言樞輔之能已見於天下矣假復謂何以臣愚計必毋嘗試毋掩襲凡寧前寧遠處處練兵處處積餉且耕安插遼人以固吾圉結連西虜以繫戎索纔可以雪恥除兇繫奴酋之頸此戰守之機宜所當早決者也○湖廣道溫皋謨題經鎮兩臣急於邀功覆過以誤國事徼倖令舉、朝皆言樞輔宜聽其暫休馬世龍宜解其兵柄矣然舉代甚難計不

得不責問於樞輔數年綜覆夫豈婁婁誰堪代世龍
樞部與廷臣參定之尤愈於局外之傳嚮也
樞輔胷中只有一世龍既謂其當休又何必問
兵科羅尚忠題竊惟樞輔誤信馬世龍舉　朝杞憂
無已而樞輔寵怙不衰今亦曰世龍失事有罪乎曰
任用非人有罪乎訓練不足剝削有餘饑兵質弓矢
以爲飧則無過河之料舟楫不備結營東岸而喧競
於河凡四晝夜敵安得不乘其踈則無過河之算前
鋒之將先期而寘行水營之船後期而不至誰制閫
外號令安在則無過河之律且發營兵且發降卒秪

因彈射交加姑欲殺降冒賊襲功掩罪以塞人言則無過河之志總之世龍之罪不在輕進取敗而在多方蒙蔽任意貪横全無報　主之心樞輔之罪不在誤任匪人而在狥私庇奸養虎貽患醸必敗之局則今日併差御史勘明誠不可不詳核其實也○雲南道楊維垣題用兵之法要在審勢不謂任邊事者乃頭冥蹈之一何醉夢至此世龍言隔河而行何以忽踰河言萬無一失何以不應其口草草而往貿貿而去是何筭計不意　國家敲骨吸髓之餉止養此無用之兵樞輔所違衆深信之馬世龍仍只一無能之

將而〔〕朝廷上所倚之爲范爲韓爲裴晉公者亦作此等成色也平時談天之藻炙轂之辨且一切高閣束之步步從實地上行件件擇緊要處做日日切覆亡之懼隱隱培恢復之基亡羊補牢未必爲非策耳

○山西道劉洪光題職邸報中見東巡敗沒一事不勝甚駭而且嘆也羣十餘萬之兵費千百萬之餉從未見斬將搴旂有一勝着纔一探足即遭覆衂此時將何功之圖何討之從也惟是急採賢良需次大用而夾袋乏宿儲之彥羣議鮮推轂之英此其故何也肝[illegible]門戶操權異己即黜所藉以居要而任重者非

其故吏。即其門生。所稱矯矯力特不隨風逐流者幾何人哉。職以爲　賜環諸臣宜擇其聲先而望重者即當推用當此　中外多事之秋或亦任賢圖治之一道也

門生故吏等語深切時弊迄今十餘年邊事用人皆係一脉稍立異則斥去矣

兵部題關外鎮守設防哨探各兵不過三萬而關門又止二萬八千柳河之衂總兵監軍實壓河而營全師以歸豈二弁隨喪數萬又何粮餉未聞報減也宜聽經臣從實核報以憑查處奉

聖旨上年裁汰兵餉以八月初一日爲始是時額兵報十一萬七千今報見在數止五萬八千實少一半其餉安在便着巡關御史從公覈實於五年分逐月清查扣筭明白毋使內外互爭有誤給發

順撫申用懋題臣濫任以來三月於兹邉值柳河失事恭聞　皇上有關門止隔一重門限之　旨臣仰天而嘆曰思深哉其殷鑒乎於是星馳到彼登高涉險備歷諸要害相度形勢或謂依山依海關門誠金湯矣而關外一片石獨不有間道乎臣謂一片石形勢委蛇外寬內窄外寬則我兵可屯內窄則寇無可

勘柳河失事

掠必不敢入入則黃土諸口拒其衝石門新練兵邀其前而關東鉄塲堡兵截其後入則當立殲之盡耳虎豹在山眞有萬夫莫開之勢焉

人憂一片石愚謂虜必不由險地入則囊中物耳此疏得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紹徽題柳河之役冒險失利大違軍紀事若濟則以恢復張皇事不濟則以哨探藉口合遣御史徹底清查肅 國憲於旣往懲夙弊於將來查得御史練國事雅負精忠兼饒幹濟堪以差委伏候 命下令本官會同巡關御史前去將失事

殺熊廷弼

情節從公會勘回奏
毛文龍獻俘解活夷七名稱中路逃去二名行至廣
鹿島文龍另解六人將前人換去科臣楊文岳言俘
夷重事忽然解來忽然換去前解者不知何以處發
後換者不知何處得來一生一殺倏更倏替生既不
重死亦不戚如此事情眞同兒戲不報
聖諭朕惟踐祚以來日夕兢兢思復　祖宗封疆奉
行　祖宗法度共與二三大臣及諸百職事三令五
申至諄切矣念目今逆奴內犯遼左戒嚴我　皇祖
特起熊廷弼於田間援以經畧賜之尚方賜之蟒玉

寵極人臣義當盡瘁乃廷弼欺朕即位之初始則托病卸肩袁應泰而遼陽亡既則剛愎不仁望風先逃而河西失當是之時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喪軍民幾百萬性命而征兵西蜀則西蜀變風聞山東則山東亂至今黔中尚岌岌未寧斯其罪難擢髮數矣追三尺莫逭復百計鑽求其寂甚則有周朝瑞十日四疏以救有顧大章妄謂罪屬可矜而又托奸徒汪文言內探消息外入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之幕囑令遺書求解諸奸受賂動以萬千又安問 祖宗疆土與 祖宗法度哉朕深切痛恨已將楊漣等

罷之於理頃因月二十二日於文華殿日講畢卿等五員獻刊行有像遼東傳一冊出諸臣袖中合詞奏曰此廷弼所作掩飾誇功希圖脫罪朕親覽之豎髮切齒此益廷弼奸謀不得肆行於朝今又敢以流言煽惑於野且心懷不軌辱國喪師惡貫滿盈罪在不赦而又刊書惑衆情益難容況屢經言官郭興治門克新石三畏周洪謨等形諸於章疏再四詳繹宜亟加於兩觀之誅庶大快萬民之憤卿等既擬諭來具見獻書忠懇至意朕甚嘉焉卿等即傳示刑部等衙門著便會官速決了以為人臣辱國偷生罔上不忠者

之戒特諭

刑部奉

旨逆璫罪惡貫盈既已正法還着傳首九邊示衆仍追奪誥命家屬人等着緝事衙門及五城兵馬即時驅逐出境不許潛住京師如有踈縱一併嚴究不饒

時魏忠賢以妖書謀逆等事坐擬應陽乃徼獲奸之賞而廷弼之死速矣

遼事實錄卷之十四終